

红楼梦评话资料选编

毛主席语录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目 录

毛主席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	1
鲁迅论《红楼梦》	3
《红楼梦评论集》三版后记	12
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	58
《红楼梦》——四大家族衰亡史	70
《红楼梦》和《废艺斋集稿》残篇的反儒家思想	161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学习辅导提纲	181
《红楼梦》问题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201
自题画石诗	曹雪芹 217
《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原文校补）	曹雪芹 218
瓶湖懋斋记盛（残文校补）	敦 敏 220

附录:

《红楼梦》四大家族关系表、四大家族奴隶表	
《红楼梦》中其他较重要的人物表	229
《红楼梦》中的血泪账	233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

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鲁迅论《红楼梦》

雪芹名霁，字芹溪，一字芹圃，正白旗汉军。祖寅，字子清，号栋亭，康熙中为江宁织造。清世祖（这里应为清圣祖——原编者）南巡时，五次以织造署为行宫，后四次皆寅在任。……寅子頫，即雪芹父，亦为江宁织造，故雪芹生于南京。时盖康熙末。雍正六年，頫卸任，雪芹亦归北京，时约十岁。然不知何因，是后曹氏似遭巨变，家顿落，雪芹至中年，乃至贫居西郊，啜羹粥；但犹傲兀，时复纵酒赋诗，而作《石头记》盖亦此际。乾隆二十七年，子殇，雪芹伤感成疾，至除夕，卒，年四十余（一七一九？——一七六三）。

《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鲁迅全集》卷

八第198—199页

鹗①即字兰墅，银黄旗汉军，乾隆戊申举人，乙卯进士，旋入翰林，官侍读，又尝为嘉庆辛酉顺天乡试同考官。其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

《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鲁迅全集》卷

八第199页

①即续《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

《石头记》……其本止八十回，开篇即叙本书之由来，谓女娲补天，独留一石未用，石甚自悼叹，俄见一僧一道，以为“形体到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好携你到隆盛昌明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去安身乐业。”于是袖之而去，不知更历几劫，有空空道人见此大石，上镌文词，从石之请，钐以传世。……“……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戚蓼生所序八十回本之第一回）

《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鲁迅全集》卷八第188页

《石头记》结局，虽早隐现于宝玉幻梦中，而八十回仅露“悲音”，殊难必其究竟。……

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乌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尾又稍振。

《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鲁迅全集》卷八第194—195页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写实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披大红猩猩毡斗蓬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蓬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

《坟·论睁了眼》（1925年7月），《鲁迅全集》卷一第330页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觐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歿。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鲁迅全集》卷八第192—193页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1927年1月），
《鲁迅全集》卷七第419页

林黛玉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就是女界的“内战”也是永远不息的意思。虽说娘儿们打起仗来不用机关枪，然而动不动就抓破脸皮也就不得了。何况“东风”和“西风”之间，还有另一种女人，她们专门在挑拨，教唆，搬弄是非。

《集外集拾遗·娘儿们也不行》（1933年），《鲁迅全集》卷七第655—656页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

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

《鲁迅全集》卷四第164页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是柳湘莲的骂语，见第六十六回。——编者注。）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类似的境遇。

《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1933年4月17日)

《鲁迅全集》卷五第94页

《红楼梦》里面的人物，象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12月)，《鲁迅全集》卷七第103页

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

(E. Haeckel) 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坟·论睁了眼看》（1925年7月），《鲁迅全集》卷一第330页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7月），《鲁迅全集》卷八第350页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

《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鲁迅全集》卷八第195页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鲁迅全集》卷八第196页

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

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三闲集·怎么写》（1927年），《鲁迅全集》卷四第20页

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霁，《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霁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

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出”》（1936年4月），《鲁迅全集》卷六第423页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文学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1934年8月6日），《鲁迅全集》卷五第429页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

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1927年1月），

《鲁迅全集》卷七第419页

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推测之说也很多。举其较为重要者而言：

（一）是说记纳兰性德的家事，所谓金钗十二，就是性德所奉为上客的人们。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来的。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象。（二）是说记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为秦淮旧妓董小宛。清兵南下时，掠小宛到北京，因此有宠于清世祖，封为贵妃；后来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红楼梦》中宝玉也做和尚，就是分明影射这一段故事。但是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所以这一说也不通的。（三）是说叙康熙朝政治底状态的；就是以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弔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如以“红”影“朱”字，以“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钗讥降清之名士。然此说未免过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抢亡国之痛的。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7月），《鲁迅全集》卷八第349—350页

他①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

①指金圣叹。

过拾了袁宏道①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

《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1923年5月），《鲁迅全集》卷四第403页

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7月），《鲁迅全集》卷八第350页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8月），《鲁迅全集》卷四第228页

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拉旧来邦新，结果往往只差一个名目，拖《红楼梦》来附会十九世纪式的恋爱，所造成的还是宝玉，不过他的姓名是“少

①这里袁宏道应为李卓吾。

年威德”，……

《集外集·附录、〈奔流〉编后校记》（1929年5月），

《鲁迅全集》卷七第202页

但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会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

《二心集·宣传与做戏》（1931），《鲁迅全集》卷四

第266—267页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州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1934年9月），《鲁迅全集》

卷五第430页

“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936年8月），《鲁迅全集》卷六第433—434页

《红楼梦评论集》三版后记

李希凡

《红楼梦评论集》于一九五七年一月由原作家出版社初版，一九六三年三月再版。这里所辑的十七篇文章，是从一九五四年五月至一九五六年五月两年间陆续写成的，算起来已经是近二十年前的旧作了。这二十年来，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刷洗山河的风涛，彻底揭露了以刘少奇、周扬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多年危害革命文艺事业的罪行，批判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封、资、修谬论，为全面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扫除了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以文艺革命为序幕，又推动着文艺革命向新的广度和深度胜利进军。目前文艺战线上的革命大批判，正在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不断深入而广泛展开，同时，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的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也在蓬勃地向前发展，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欣欣向荣的一派大好形势。

在今天，这本书能够得到重新出版的机会，对我们自然是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是很大的鞭策，不能不使我们百感交集。因而，很想乘这次修订的机会，做一些历史的回顾，并对《红楼梦》研究中的有关问题，表示一点我们的看法。

我们走过的路

一九五四年九、十月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这是继一九五一年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之后，又一次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这场持续将近两年的大论战，摧毁了胡适派几十年来盘踞在学术界和大学讲坛上的阵地，批判了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散布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实验主义的反动观点，“新红学派”及其著作的所谓权威性破产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举起了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的鲜明旗帜，又一次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当时，我们曾经参加了这场斗争，但却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围绕着《红楼梦研究》问题出现的许多反常现象，也经常是困惑莫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清了解放后十七年来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的真相；而且也正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才得以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写的光辉文件《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第一次了解到有关这场斗争的一些背景情况。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不能识别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周扬一伙的反党嘴脸，反而把他们当做“党的领导”，甚至还成了他们某些谬论的传声筒。我们深深感到愧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关怀和培养。

二十多年前党和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

利，虽然给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开辟了革命的航向，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带着旧社会的思想影响，而又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来说，犹如初学步的孩子，只管试着往前迈步，并未顾及前面是否平坦，是否曲折，等到能够稍微辨别路标的时候，却已经走过不少弯路了！

一九四九年，我们伟大的祖国沉浸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的喜悦中。那时候，我们还是十几岁和刚过二十岁的小青年，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考入了山东济南华东大学。这是党在革命战争期间创办的一所抗大式的学校，解放后刚刚迁入大城市，而且恰巧同帝国主义为进行文化侵略而创办的一所大学在同一校园里。我们这些（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在旧社会本来就没怎么念过书的“学生”，却是被有些所谓“真正的大学生”所看不起的。因为他们以为自己上的是“正规大学”，经过长期学习就要去当专家，而我们这些“土包子”，既不上大学的“正式课程”，又要经常背起背包赶赴防洪工地劳动抢险，或到街头、农村进行宣传，当然不会有什么“专家”的前途。老实说，我们当时也没有这种“非分之想”。已经接受了党的初步教育的我们，想的只是经过短期学习和思想改造，奔赴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尽管我们对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认识得还远远不够，但是，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教育，已经开始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我们每天读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不断地冲刷着我们头脑里的旧意识。如果说我们后来能写出一点有战斗性的文字，也是这个时期奠定的基础。那种穿土布军衣，吃小米干饭或玉米面窝头，有严格纪律的生气勃勃的生活，虽然给了我们很深刻的教育和影